

卷第一百九十一 驍勇一

留丘? 朱遵 趙雲 呂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楊大眼 麥鐵杖 彭樂 高開道
杜伏威 尉遲敬德 柴紹弟 秦叔寶 薛仁貴 公孫武達 程知節 薛萬 李楷固
王君龔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

留丘?

周世，東海之上，有勇士留丘?以勇聞於天下。過神泉，令飲馬。其僕曰：「飲馬於此者，馬必死。」丘?曰：「以丘?之言飲之。」其馬果死。丘?乃去衣拔劍而入，三日三夜，殺二蛟一龍而出。雷神隨而擊之，十日十夜，眇其左目。要離聞而往見之，丘?出送有喪者。要離往見丘?於墓所曰：雷神擊子，十日十夜，眇子左目。夫天怨不旋日，人怨不旋踵。子至今弗報，何也?叱之而去。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。要離歸，謂人曰：「留丘?天下勇士也，今日我辱之於眾人之中，必來殺我。暮無閉門，寢無閉戶。」丘?至夜半果來，拔劍柱頸曰：子有死罪三，辱我於眾人之中，死罪一也；暮無閉門，死罪二也；寢不閉戶，死罪三也。「要離曰：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。子來不謁，一不肖也；拔劍不刺，二不肖也；刃先詞後，三不肖也。子能殺我者，是毒藥之死耳。」丘?收劍而去曰：「嘻，天下所不若者，唯此子耳。」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朱遵

漢朱遵仕郡功曹。公孫述僭號，遵擁郡人不伏。述攻之，乃以兵拒述。埋車絆馬而戰死。光武追贈輔漢將軍，吳漢表為置祠。一曰。遵失首，退至此地，絆馬訖，以手摸頭，始知失首。於是土人感而義之，乃為置祠，號為健兒廟。後改勇士祠。（出《新津縣圖經》）

趙雲

蜀趙雲，字子龍，身長八尺，姿容雄偉。居劉備前鋒，為曹公所圍，乃大開門，偃旗鼓。曹公引去，疑有伏兵。雲於後射之，公軍大駭，死者甚多。備明日自來，視昨日戰處，曰：「子龍一身都是膽也。」（出《趙雲別傳》）

呂蒙

吳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，時年十六，呵叱而前，當不能禁。歸言於母曰：「貧賤難可居，設有功，富貴可致。」又曰：「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。」果就成大名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魏任城王

魏任城王章，武帝子也。少而剛毅，學陰陽緯候之術，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。武帝謀伐吳，問章，取其利師之決。王善左右射，好擊劍，百步中於懸發。樂聞國獻彪虎，文如錦斑，以鐵為欄。驍勇之徒，莫放輕視。章曳虎尾以繞臂，虎弭無聲矣。莫不伏其神勇。時南越獻白象子，在帝前，手頓其鼻，象伏不動。文帝鑄萬鈞鍾置崇華殿前，欲徙之，力士百人，引之不動，章乃負之而趨，四方聞其神勇，皆寢兵自固。帝曰：「以王權武吞併吳蜀，如鳴銜腐鼠耳。」章薨，如漢東平王葬禮。及喪出，空中聞數百人泣聲。送喪者皆言，昔亂軍傷殺者皆無槨，王之仁惠，收其朽骨。死者歡於九土，精靈知其懷感。故人美王之德。國史撰《任城舊事》二卷。至東晉初，藏於密閣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桓石虔

晉桓石虔有才幹，矯捷絕倫，隨父豁在荊州。於獵圍中，見猛獸被數箭而伏。諸督將素知其勇，戲令拔箭。石虔因急往，拔一箭，猛虎踞躍，石虔亦跳，高於猛獸。復拔一箭而歸。時人有患疾者，謂曰：「桓石虔來」以怖之，病者多愈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楊大眼

後魏楊大眼，武都氏難當之孫。少有膽氣，跳走如飛。高祖南伐，李衝典選徵官，大眼求焉。衝不許。大眼曰：「尚書不見知，為尚書出一技。」便以繩長三丈，係髻而走，繩直如矢，馬馳不及。見者莫不驚歎。衝曰：「千載以來，未有逸材若此者。」遂用為軍主。稍遷輔國將軍。王肅初歸國也，謂大眼曰：「在南聞君之名，以為眼如車輪。今（「今「原作」令「，據明抄本、許刻本、黃刻本改）見，乃不異人眼。」大眼曰：「若旗鼓相望，瞋眸奮發，足使君亡魂喪膽，何必大如車輪？」當代推其驍果，以為張關不過也。（出《談藪》）

麥鐵杖

麥鐵杖，韶州翁源人也。有勇力，日行五百里。初仕陳朝，常執傘隨駕。夜後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。及明，卻趁仗下執役。往回三百餘里，人無覺者。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，後主疑之，而惜其材力，舍而不問。陳亡入隋，委質於楊素。素將平江南諸郡，使鐵杖夜泗水過揚子江，為巡邏者所捕。差人防守，送於姑蘇，到慶亭，過夜。伺守者寐熟，竊其兵刃，盡殺守者走回，乃口銜二首級，攜劍復浮渡大江。深為楊素獎用。後官至本郡太守。今南海多麥氏，皆其後也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彭樂

北齊將領彭樂勇猛無雙。時神武帝率樂等十餘萬人，於沙苑與宇文護戰。時樂飲酒，乘醉深入，被刺得肝肚俱出，內之不盡，截去之，復入戰。護兵遂敗，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高開道

隋末，高開道被箭，鏃入骨，命一醫工拔之，不得。開道問之，云：「畏王痛。」開道斬之。更命一醫云：「我能拔之。」以小斧子，當刺下瘡際，用小棒打入骨一寸，以鉗拔之。開道飲啗自若，賜醫工絹三百匹。後為其將張金樹所殺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杜伏威

隋大業末，杜伏威與陳稜戰於齊州，裨將射中伏威額。怒曰：「不殺射者，終不拔此箭。」由是奮入，獲所射者，乃令拔箭，然後斬首。稜乃大敗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尉遲敬德

王充兄子琬使於竇建德軍中，乘煬帝所御駿馬，鎧甲甚鮮。太宗曰：「彼所乘真良馬也。」尉遲敬德請往取之。乃與三騎，直入賊軍擒琬，引其馬以歸。賊眾無敢當者。敬德常侍宴慶善宮，時有班在其上者，敬德怒曰：「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？」任城王道宗次其下，解喻之，敬德勃焉，拳毆道宗，目幾至眇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柴紹弟

唐柴紹之弟某，有材力，輕矯迅捷，躡身而上，挺然若飛，十餘步乃止。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，仍先報無忌，令其守備。其夜，見一物如鳥，飛入宅內，割雙鞞而去，追之不及。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，飛入內房，以手拈土公主面上，舉頭，即以他枕易之而去。至曉乃覺。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，且至女牆，手無攀引。又以足踏佛殿柱，至簷頭，捻椽覆上。越百尺樓閣，了無障礙。太宗奇之曰：「此人不可處京邑。」出為外官。時人號為壁龍。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，直千金。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，拔刀謂曰：「公動即死。」遂於枕函中取帶去，以刀拄地，躡身椽孔間出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秦叔寶

唐太宗每臨陣，望賊中驍將驍士，炫耀人馬，出入來去者，頗病之。輒命秦叔寶取之。叔寶應命躍馬，負槍而進，必刺之於萬眾之中，人馬俱倒。及後叔寶居多疾病，謂人曰：「吾少長戎馬，前後所經二百餘陣，屢中重瘡，計吾出血亦數斛矣，何能不病乎？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公孫武達

唐左武衛大將軍公孫武達有膂力。嘗遇賊，盡劫其衣物，逼武達索靴，武達授足與之。賊俯就引靴，武達毆之，死於手下，以其兵仗御餘寇，獲免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程知節

唐裴行儼與王充戰，先馳赴敵，為流矢所中，墜於地。程知節救之，殺數人，充軍披靡。知節乃抱行儼，重騎而還，為充騎所逐，刺槊洞過。知節回身，捩折其槊，斬獲者，與行儼皆免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薛萬

唐契苾阿（明抄本「阿」作「何」，下同），力徵遼東。以騎八百，遇賊合戰，被槊中腰，為賊所窘。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馬入殺賊騎，救阿力於群賊之中，與之俱出。阿力氣盡，束瘡而戰，賊乃退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楷固

唐天後時，將軍李楷固，契丹人也，善用搦索。李盡忠之敗也，麻仁節、張玄遇等並被搦將。獐鹿狐兔，走馬遮截，放索搦之，百無一漏。鞍馬上弄弓矢矛稍，狀如飛仙。天後惜其材，不殺，用以為將。稍貪財好色，出為潭州喬口鎮將，憤恚而卒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王君冕

唐王君冕攝御史中丞，判涼州都督事。玄宗於廣達樓，引君冕及妻夏氏宴設，賜金帛。夏氏亦勇決，每君冕臨陣，夏氏亦有戰功。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陣（明抄本「陣」作「戰」，按《舊唐書·王君冕傳》「陣」作「渾」），四部落為酋長。君冕微時往來涼府，為回紇所輕。及君冕為河西節度使，回紇等怏怏，恥在麾下。君冕奏回紇等部落難制，潛有謀叛，遂留四部都督。後四部落黨與謀叛君冕以復怨。會吐蕃問道往突厥，君冕率精騎往肅州掩之。還至甘州南鞏筆驛，四部落伏兵突起，君冕與賊力戰，自朝至晡，左右盡死，遂殺君冕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宋令文

唐宋令文者有神力。禪定寺有牛觸人，莫之敢近，築圈以闌之。令文怪其故，遂袒裼而入。牛竦角向前，令文接兩角拔之，應手而倒，頸骨皆折而死。又以五指撮碓齧，壁上書得四十字詩。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，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，許重設酒，乃為之出。令文有三子，長之問有文譽，次之遜善書，次之悌有勇力。之悌後左降朱鳶。會賊破歡州，以之悌為總管擊之。募壯士得八人。之悌身長八尺，被重甲，直前大叫曰：「獠賊，動即死！」賊七百人，一時俱斃，大破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彭博通

唐彭博通者，河間人也，身長八尺。曾於講堂階上，臨階而立。取鞋一雙，以臂夾，令有力者後拔之，鞋底中斷，博通腳終不移。牛駕車正走，博通倒曳車尾，卻行數十步，橫拔車轍深二尺，皆縱橫破裂。曾游瓜步江，有急風張帆，博通捉尾纜挽之，不進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宏

唐定襄公李宏，虢王之子，身長八尺。曾獵，遇虎搏之，踣而臥，虎坐其上。奴走馬旁過，虎跳攫奴後鞍。宏起，引弓射之而斃。宏及奴一無所傷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辛承嗣

唐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。曾解鞍絆馬，脫衣而臥，令一人百步，走馬持槍而來。承嗣韉馬解絆，著衣擐甲，上馬盤槍，逆拒刺馬，擒人而還。承嗣後與將軍元帥獎馳聘，一手捉鞍橋，雙足直上捺蜻蜓，走馬二十里。與中郎裴紹業，於青海被吐番所圍。謂紹業曰：「將軍相隨共出。」紹業懼，不敢。承嗣曰：「為將軍試之。單馬持槍，所向皆靡，卻迎紹業出。承嗣馬被箭，乃跳下，奪賊壯馬乘之，一無所傷。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征，被奚賊所圍。旻馬上立走，輪刀雷發，箭若星流，應刀而斷。賊不敢取，蓬飛而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